



表演艺术丛书

丑中美

王传淞
谈艺录

王传淞口述
沈祖安
王德良整理

海文艺出版社

· 表演艺术丛书 ·

王传淞口述 沈祖安 王德良整理

丑中美

王传淞谈艺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陆稼林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丑 中 美

——王传淞谈艺录

王传淞口述

沈祖安 王德良整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25 插页 平 7 精 9 字数 137,000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900 册

书号：8078·3634 定价：平装 1.70 元 软精 2.20 元



(摄于一九八二年)

王估华

1A11 63/02

在动物园观赏猛虎动态
(一九六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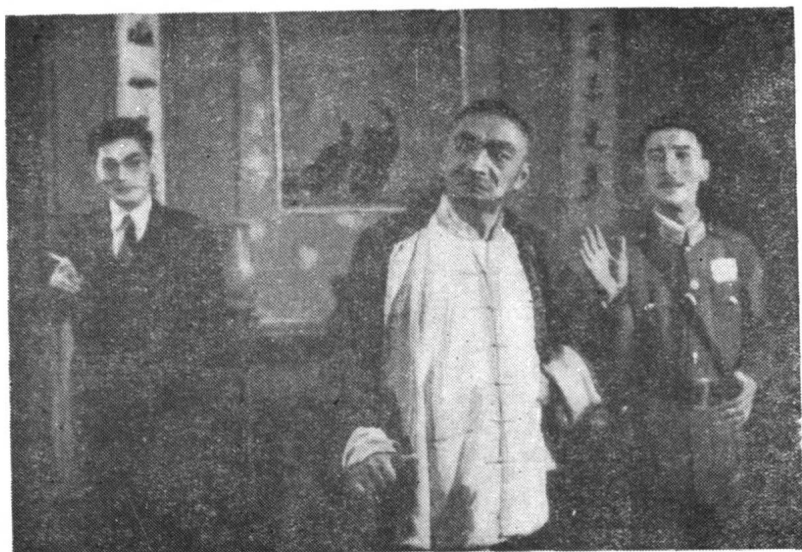
向其子王世瑶授艺
(一九六二年)



在家教外孙们学《下山》中动作
(一九六一年)



《芦荡火种》中饰胡传葵（一九六四年）



教子唱曲（一九六二年）





《西厢记·游殿》中饰法聪
(1962年)

上：《红梨记·醉皂》中
饰陆凤萱(1978年)
下：《鸣凤记·吃茶》中
饰赵文华(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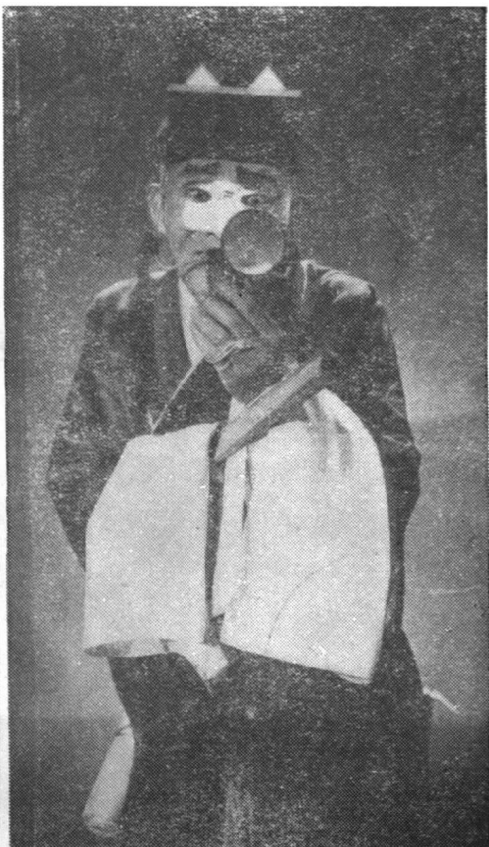




《蛟绡记·写状》中饰贾主文(左)
(1981年)



《十五贯·鼠祸》中饰娄阿鼠(1984年)



《跃鲤记·芦林》中饰姜诗(1984年)

《绣襦记·乐驿》中饰乐道德（一九八四年）



《连环记·议剑·献剑》中饰曹操（一九八四年）





与俞振飞一起为学生林继凡说戏
(一九八一年)



《水浒传·借茶》中饰张文远
(1984年)



《燕子笺·狗洞》中饰鲜于佶
(1984年)



昆曲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时，在苏州桃花坞

该所旧址与“传”字辈师兄弟合影(1981年)

前排(左起)：姚传芾、张传芳、周传沧、王传淞、郑传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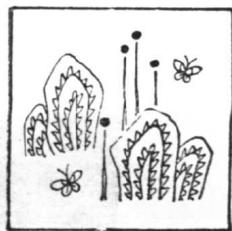
倪传钺、邵传镛、方传芸、刘传蘅

后排(左起)：薛传钢、周传瑛、沈传芷、王传蕖、沈传锺、包传铎、吕传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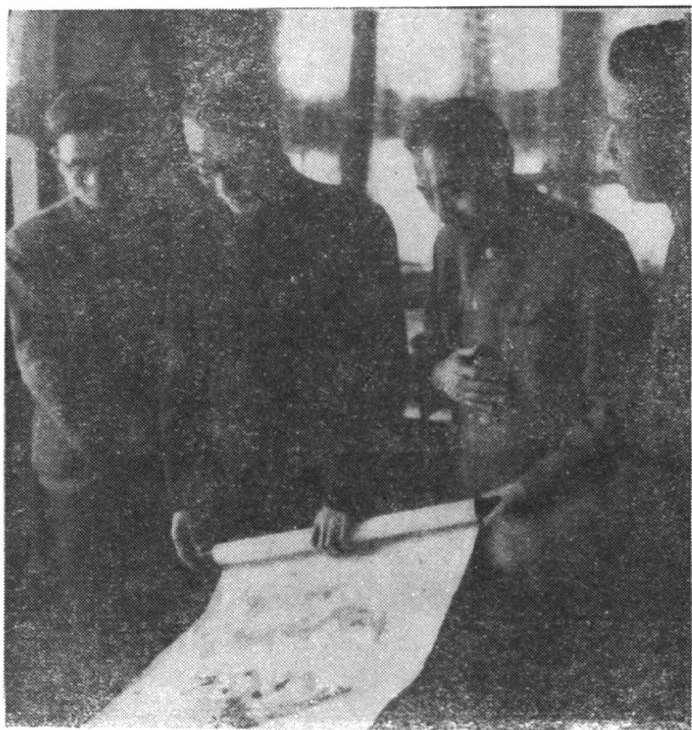


与本书整理者沈祖安
(中)、王德良述艺

(1982年)



与著名国画家潘天寿（左二）一起赏画（一九六二年）



与著名美学家王朝闻谈艺（一九八二年）



戏在眼睛里

(代序)

王朝闻

据说丑角是中国戏曲的鼻祖，但是近几年来似乎不被重视了。在不少剧种和剧团里，丑角这一行当逐渐衰落，甚至后继无人。昆曲、京剧和我的家乡戏——川剧中的丑角，都是久负盛名的。在这些剧种的许多优秀传统剧目里（尤其是一些精彩的折子戏），丑角人物非常生动鲜明，因此历来都出现不少优秀的丑角演员。京剧的萧长华，昆曲的王传淞和华传浩，川剧的周企何和刘成基（艺名“当头棒”），都是当代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可惜萧长华老先生已经逝世了，他虽留下了许多高超的技艺，成为后人继承的宝贵遗产，但是有一部分却被他带走，永远失传了。究其原因，是继承的人不多和继承的措施不力；而更重要的是，现在可供上演的剧目中，丑角实在太少。

自从刘成基逝世后，我着急了。我和王传淞同志在一九七八年以来曾几次长谈，做了一些笔记，因此一直有个愿望：要好好地为王传淞写点文章。特别作为一个丑角演员，他平时是怎样观察生活、积累创作素材的；他文化不高，但他是如何理解

人物、塑造形象的。在杭州虎跑听了他谈的“十二把扇子”和对娄阿鼠这个人物的非常独到的见解——并且有些是新的发展了的艺术见解，我很钦佩。他演《十五贯》是一九五六年的事，然而直到现在还对一个二十多年前就演得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重新作深入研究，这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创造精神，如今已经不多见了。

但是，我始终没有写成。我来杭州多次，和不少艺术家见过面。听了盖老儿子张二鹏的经验谈，曾为他写了四篇文章。而听王传淞的谈话，听一次总是四、五个小时，材料也真够丰富，可是我却一时写不出，原因就在“身在宝山中，不知如何下手”。这就说明，对一位大艺术家，要理解他，要研究他，也不是一蹴而成的事。

由于“当头棒”的去世，我想起欠《戏文》杂志的债，欠王传淞同志的债（包括还欠婺剧中演《断桥》的几位演员的债），我应该尽快地还。传淞年事也高了，希望浙江的同志能很好地记录他的艺术经验。一九七八年我回北京后，就建议中国艺术研究院把王传淞、周传瑛的戏录下像来，这是很珍贵的资料。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总未能实现。传淞自一九七九年跌跤中风以后，行动不便，再要录《狗洞》这样的戏，恐怕也不可能了，至少绝技是不能再表演了。川剧的前辈名丑，现在恐怕只剩周企何同志了；昆曲的前辈名丑，也仅留王传淞了。我是业余研究昆曲的，欠了“债”尚且耿耿于怀，从事专业表演艺术研究的，应该比我更着急吧！

我与王传淞谈艺的那篇文字，《文艺报》要转载，我又稍稍改了一下，主要改的是我讲的那一部分，王的话则基本上保持原状。我更觉得，王传淞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独特个性和独创精

神的艺术家，首先在于他是一个能独立思考和有独到见解的演员。有许多功力很深、经验丰富的老演员，按照师父教下来的规矩，一招一式都是有传统、有出处的，但是缺乏他自身的东西。王传淞不仅很好地继承了他的前辈，而且又都化成了自己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动脑筋，化成自家的东西。

我最欣赏的，就是他的另一句名言：戏在眼睛里。

王传淞的昆丑艺术

马彦祥

王传淞同志的艺术经验要结集出版了，我感到很欣慰。

在当代昆曲中，苏州昆曲传习所培养出来的“传”字辈是一批很有成就的演员，王传淞更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们的艺术生涯已有六十余年了。近半个世纪来，“传”字辈又为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地培养了几代演员。浙江的“世”字辈，江苏的“继”字辈，上海昆剧团的华文漪、蔡正仁等几十位著名的中青年演员，以及两省一市“传”字辈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都是在他们这批老演员和俞振飞同志等的心血浇灌下，绽开的一朵又一朵馨香的兰花。

昆曲“传”字辈的产生和他们的辛勤劳动，开创了南方昆曲的一个新时代。尤其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南北昆曲已奄奄一息，濒临绝灭，文化部和各地有关部门还来不及采取切实的措施；但是浙江省文化局和文联，却把国风苏昆剧团——这个外地流动来的破烂班子作了较好的安置，并且大力扶植由周传瑛、王传淞和朱国梁等共同参加整理演出的新本《十五贯》，派出专家帮助改本子，历时一年，终于轰动了全国戏剧界。在北京演出

时，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表扬。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在紫光阁为演出举行座谈会，同时提出了“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名言。周总理指出：“任何古老剧种，只有大力发扬传统，大胆地革新创造，为广大观众所喜爱，才能永葆青春。”他又特别勉励周传瑛和王传淞这两位杰出的艺术家：要多培养青年，使昆曲艺术后继有人。此后，周总理曾多次对田汉同志和我说，要多关心他们，为他们提供继承革新的条件。周总理也对王传淞同志说：“你把娄阿鼠演活了。昆曲的丑角，对许多剧种都可以师承，希望你首先培养出昆曲的接班人，也多辅导其它剧种。”

人们看过王传淞演的娄阿鼠，都为他精彩的演技所征服。认为他饰的娄阿鼠一角，确立了他在戏曲艺术上的地位，应该把他演娄阿鼠的艺术经验系统地记录下来，作为他一生中最光彩的部分。我不反对这个意见。确实，王传淞塑造的娄阿鼠这个人物，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十五贯》这个新改编本，更开拓了丑角艺术的领域，为戏曲界的丑角演员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

但是，王传淞并非专工丑角，而且在他艺术生涯中所塑造的许多形象里，娄阿鼠还不是最精彩、最成功的一个角色。在他的付行本工戏中，尤其是被称为“白二面”的角色，如赵文华、曹操、万家春和鲜于信等，其造型之冷隽，内涵之丰富，更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祖安等同志和传淞同志多年相处，了解颇深，加上传淞的儿子世瑶的协助，记录整理了他的好几出戏中许多深刻、精辟的表演艺术经验，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认为，这不仅是昆曲界的收获，也不仅是戏曲界的收获，更是文艺界的共同收获。

当前戏曲界有个值得忧虑的现象：各剧种、各剧团的丑角演员（包括老中青三代）都在锐减。这主要是因为剧本中的付